

教育 行思

## 朴素的回归

■陈友锋

劳动,对一些学生而言,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词语。为了让学生们能仔细体味劳动的意义与乐趣,不久前的一天,我让班里的男生、女生在早读时间悉数走出教室,拿着扫帚、簸箕,拉着垃圾桶,去清扫校园里的主干道。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,仿佛不是去打扫卫生,而是要去春游或秋游,手中的劳动工具也变成了“玩具”。

眼前的这些孩子,似乎没人真正懂得劳动,在家里,估计是连地都不会拖、不会扫,自己的房间都不会打理的。你看,几个男生拿着竹扫帚的姿势过于“文雅”,仿佛拿着一支大毛笔,在落满叶子的水泥路上,一扫把扫过,轻轻浅浅,随意写意的模样,中看不中用。我在旁边看着,微笑着,有几个女生实在看不过男生的“做派”,干脆蹲下身去直接上手,把路面的叶子捡起来丢进垃圾桶。

我走过去,从一个胖胖的可爱的男生手里拿过扫把,告诉他们,劳动,是需要弯下腰向土地致敬的过程。我用力地挥舞扫把,把路面上的枯叶汇聚成一堆。几个女生

走过来,用簸箕把叶子装起来倒进垃圾桶。旁边的学生都静静地看着,若有所思。

那个借我扫把的男生,顿然领悟了扫地的技巧,脱口一句:“扫地也需有秦王扫六合,虎视何雄哉的气势。”我抬眼看他,朝他竖起大拇指。点头赞许他的同时,我想抓住这个劳动中生动的教育契机,问他:“你知道‘六合’的意思吗?”他先前的笑意和得意瞬间消失不见,略显尴尬地站在那里。他问周道的同学,都是一副“幸灾乐祸”的样子。我说,回去弄明白,然后到办公室告诉我。后来,他真的来办公室找我,告诉我六合就是东南西北上下,泛指天下。

这次劳动,其实也是我们学校德育课程里的内容,目的是让劳动教育实实在在地落地,在土地上扎根,回归最原初的形态,像土豆一样憨厚,像麦田一般稳重,把劳动的权利交给学生,把生命的自我教育还给学生。这样的课程,我喜欢,它接地气,每天洒一点汗水在土地上,能及时享受劳动的成果,这种付出后可以获取的幸福无须延迟。

我同样喜欢学校里开辟出的小菜园以及无土栽培课程。周末时光,几个老师带着一些学生撒种、除草、浇水,看日渐出挑的秧苗,从拱土到长出越来越多的叶子,节节拔高,仿佛看见了自己青春的模样。黄瓜和长豇豆顺着搭好的架子一路攀援;几番风雨后,细长的线椒、紫色的茄子、圆滚滚的番茄缀满枝头。小小的菜园有那么多果实,光是看看,就令人觉得幸福。学校允许大家采摘,我就常在闲暇时去采两个茄子、一把长豇豆、几个辣椒……餐桌上,我喜欢一边和家人吃着鲜美的带着自己手心温度的蔬菜,一边聊一聊瓜果喜人的长势。

犹记得自己读高中时,那时的操场比较粗糙简陋,满眼都是成片的沙土。红砖铺成的路也是残缺不全,东缺一块,西缺一角,或许就是这样的缝隙,给了草籽栖身之所。几场风雨过后,操场上的野草便疯了一般生长,挨挨挤挤,浩浩荡荡,占领了能占领的所有空间。为了让校园保持整洁,老师带领我们拔草,每个班级划分一块区域,“包干到户”。太阳下,我们蹲在地

上,将野草拔除,丢在一边。我们的手指被不肯“投降”的野草勒出了深深的印痕,可是我们毫无怨言。手上的疤痕、关节处厚厚的老茧,都是我们劳动的“徽章”。

现在有的学校怕劳动剥夺了学生温书的时间,干脆把校园卫生工作外包给保洁公司,导致一些学生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。于是,这些学生触摸土地的权利和感受四时变化的能力,也一并硬生生地被野草一样被“拔除”了。

想起了北方一所学校的校长——她将校园环境的维护权利交给学生,让学生负责每天的晨扫暮除。最诗意的动人是,秋天落叶满地,那一段时光不再清扫,任凭树叶层层堆叠,让学生走在铺满落叶的校园里,看落叶纷飞,听脚下踩在落叶上发出的喀嚓喀嚓的声音。生命的悲悯与饱满,丰富与安静,就这样在晨昏之间缓慢而执着地生长。

教育被誉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,可是,越是光芒四射的事业,越要回归最朴素的质地,回归最朴实的方式。而劳动,就是最朴素的回归。

生活 浪花

作家贾平凹说:“唯秦腔则如秦人一样,死不离窝……”其实不仅是秦腔,饮食文化亦是如此。故乡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有一种美食叫咸汤面,它始于清末,是当地人舌尖上最眷恋的早餐美味。这种味美价廉的小面,离了故乡,竟是哪里也寻不到它。在故乡,当晨曦微露,灯光闪烁热气袅绕中,吃上一碗油香热辣的咸汤面,真是舒心暖胃,连一天的心情都是酣畅舒坦的。

记得学生时代,一次有幸在面馆与一位专门研究当地史志的老先生同桌吃饭,他向我娓娓讲述:“娃啊,这咸汤面可不容小觑啊!咱这里是药王孙思邈故里,药王当年尝百草做成药,融入汤里,一辈辈就这样传下来。”身旁一位大妈接话道:“我每次走到面馆门口,不吃上一碗面,浑身都不得劲。”

早年在县城读书,每到寒暑易节的冬日,一放学,饥肠辘辘的我就直奔咸汤面馆,每次捧起那古拙粗笨的青瓷“老碗”,都会盯着碗内绚烂诱人的斑斓之色看一会,里面有嫩黄的姜丝、翠绿的葱花、红得似火的油泼辣子和白如玉石的豆腐块。一根根筋道的面条浸染在鲜红滚烫的辣汤内,在氤氲缭绕的热气中,细嗅之下,已是馋涎欲滴,逼得更是香辣爽口,满口盈香,瞬间就逼得额头后背背汗涔涔了。

那年,在江南偶遇一位老乡,当话题转到我心心念念的咸汤面时,老乡饱蘸乡音地给我讲述大作家与咸汤面之缘。他说当年老舍途经耀州,舟车劳顿腹内空空,吃了咸汤面后连声赞叹:“小小耀州,竟有北京饭店。”另一位青睐咸汤面的大作家是贾平凹,他当年在耀州创作小说《废都》,偶然吃了碗咸汤面就上瘾了。贾平凹经常徒步七八里路,去县城吃面,返回途中,感觉不过瘾,便扭转身再去美美啜一碗。更有趣的是,他回到西安,每每被咸汤面搅得味蕾难耐时,竟专程搭车来耀州解馋。

“味浓适口,筋韧香辣”的咸汤面,一次次勾起我剪不断、理还乱的乡愁。有人说,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,一个人无论在外闯荡多少年,即使口音变了,但对故乡的食物仍会无限眷恋。16年前,我从家乡那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,千里迢迢来到这婉约秀丽的江南,可味蕾最眷恋的还是那一碗浓情咸汤面。10年前我曾匆匆返回故里,只因所办事务繁重行程仓促,竟与那魂牵梦萦的咸汤面擦肩而过,至今都遗憾不已。

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也在用智慧与灵秀回馈着生养自己的青山秀水。家乡人用才智与浓情烹饪了一方独特的饮食文化。咸汤面,就像一位泼辣率性、倔强秀美的西北女子,“她”携着千年小城承载的岁月风华,带着质朴与亲切,滋养了小城人民,也把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植入其中,蕴含着厚重与淳朴。好一碗浓情四溢的咸汤面,你融入了多少游子缱绻的思念和对故土的依恋啊!

真情 拾贝

## 父亲的箩筐

■郭俊良

我对父亲的箩筐的情感,最早源于母亲给我讲的故事——

母亲说,父亲和伯父分家时,是用一根扁担和两个箩筐把家挑过来的。在扁担的两头,一个箩筐里是锅碗瓢盆,一个箩筐里是两个年幼的孩子,那是我的哥哥姐姐。

父亲幼年失怙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老早就扛起了家庭重担,养成了背不离筐,筐不离背的习惯。在一筐一筐的积累中,繁衍成一个8口人的大家庭。

早年冬天,父亲经常和几个邻居去村后的废墟中找残砖旧瓦,那里是爷爷的爷爷辈生活过的地方,后来因风沙埋藏,村庄移位,遗弃了来不及搬动的砖瓦。父亲就像寻宝一样,用双手寻找这里的一砖一瓦,再把这宝贝一筐一筐地背回家,用这些砖头瓦块做根基,建了3间土屋。那3间土屋,曾是我温馨的港湾。

父亲平时有两个筐,较新的筐用于给牛羊背草,旧的筐用于在上下工的路上捡拾牲畜的粪便。

那时候没有多少农用机械,种庄稼除了人力就是牛马驴骡,牲口走在路上就会排泄,父亲就当起“义务保洁员”。父亲每次收工回家,箩筐都是满满的。那时候买不到菜,嘴馋的时候母亲就会让我和哥哥抬一箩筐农家肥去村里菜园换菜。我们抬着换回来的蔬菜回家,绿的大葱、白的萝卜、红的辣椒,总是会招来一些羡慕的眼光,我们也像获胜将军归乡的时候一样得意。包产到户后,我家用这些农家肥种瓜

果,种出的瓜果脆嫩多汁,香气四溢,清爽甘美。

那只新的箩筐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夏秋时节父亲给牛羊割青草的时候,会在荒坡荒岗上捡拾些野菜、野果、瓜果之类。阴雨天,幸运时还会在一些枯树败叶旁捡到木耳和蘑菇。每当父亲把这些“战利品”背回家的时候,母亲会小心地把这些“天赐之物”择好、洗净,然后用猪油在铁锅里翻炒,再放些辣椒、蒜苗,一家人就像过年一样饱餐一顿。

那时候我家院子旁有一小块空地,母亲就种上一些蔬菜。夏秋时节新鲜蔬菜收获的时候,母亲就会摘一些顶花带刺的黄瓜、绿油油的韭菜和萝卜白菜等,小心地放在箩筐里,让我和哥哥抬着给邻居亲戚一家送去,让乡亲们尝尝。邻居们也会回报几根玉米、几块红薯,或是一块饼、一碗汤,箩筐成了邻里之间建立感情的桥梁。

父亲的箩筐装过枯柴,装过青草,装过肥料,装过果蔬。父亲背着它就背回了全家人的希望,背回了全家人的念想,我们兄弟几个在父亲的箩筐陪伴下不断成长。

如今,街上车水马龙,再也见不到箩筐,我在寻寻觅觅中,仿佛又看到父亲背着箩筐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浓情四溢咸汤面

■李仙云

闲庭 随笔

## 冬日桤柑枝头红

■黄淑芬

冬日回乡,正是桤柑收获的季节,满树满枝的桤柑红绿相间,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,点缀着乡村朴素的风情。

南方的冬天气候变化并不大,天气越冷,桤柑的叶子反而越绿。一个个圆嘟嘟的果子悄然挂上枝头,你挤着我,我拥着你,用力挤开密实的叶子,探出一张张可爱的笑脸。冷风一吹,笑脸霎时红润了,远远望去,黄绿相间,美得让人不忍眨眼。金黄的果子,个个饱含深情,迎风款款而舞,这个时候,叶子很识趣地躲在一边,任凭果子尽情欢舞。

桤柑,是多年以前种下的,如今已是枝繁叶茂,俨然成林。我的家乡地处喀斯特山区,土地贫瘠,以前的我们一日三餐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。于是,我们这些孩子挖空心思,变着法子捣捣一些“土零食”,来喂喂肚子里的馋虫,村里的桤柑就成了我们的首选。每年桤柑成熟的时候,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,那些高高地挂在枝头红红的桤柑,充满了诱惑,让我们的梦也飘出了甜味。

放学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丢下书包往后山上跑,也不管寒风凛冽。听老人们说,后山曾经是坟堆,但我们才管不了那么多呢。胆小的就三五结伴前往;胆大的,提了一根木棍在手,便匆匆往山上走。

先到的已经在树上摘开了,后来的不甘示弱,脱下衣服就像猴子一样麻利地往树上爬。女孩多是站在高坎上就近摘,一个林子里闹哄哄地。男孩要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的,才从树上溜下来。我们把上衣铺在草地上,掏出桤柑摆在上面。然后,大家对各自摘的桤柑评论一番,看谁的桤柑又大又红。评完,拿在手中看了又看,才不情愿地剥开外皮塞进嘴里。一丝酸甜迅速在嘴里散开,遇着更甜的,马上大喊:“哎呀!这颗真甜。”一些懂事的女孩则会留下几个最大的,带回家去给姐妹们品尝。

包干到户以后,桤柑树被分到各家各户的手中。有一年,桤柑刚刚成熟,我忍不住它的引诱,放学后直接钻进桤柑林中,也不管是谁家的,瞄准最大最红的那一个摘,大块朵颐一番后又摘了两个塞进书包里。我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,但还是被“举报”了。那晚上,我被父亲揍了一顿,事后,我有些不解地对村里的伙伴说起这事,猜测是谁告的状。伙伴们笑着说:“是桤柑告的状。”我惊讶地问:“桤柑怎么告状?”“因为桤柑剥皮时有一股特殊的气味呀。”真相大白,我以后再也不敢干“坏事”了。

往事如烟,又到了桤柑成熟的时节。它以朴实的姿态迎接着我的到来,就像一直住在村里的老人们一样。我走到自家的桤柑树下,摘下一个,剥开表皮,细细品尝,闻着那甜香的气味,仿佛又回到过去那熟悉又快乐的童年时代。



银装素裹

陈顺源 摄

行路 万里

## 银装素裹神农架

■王春玲

在网上看到神农架生态旅游区的雪景,到处银装素裹。户外群的几个朋友决定去探险。上个周末,我们克服诸多困难,踏上了“征程”。

大家抵达宜昌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,因为汉宜高速堵车,迟到了一个多小时。第二天早晨,我们包车到了木鱼镇酒壶坪,这里是徒步旅行的起点,一行6人在路边下车,沿左侧下行,映入眼帘的是白雪覆盖的林间路。眼前的灌木林被冰雪裹住,水晶珊瑚似的一丛丛、一簇簇,晶莹剔透。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片森林,也是玉树琼枝,伙伴们宛如踏入了童话世界,跳跃欢呼着向前奔去。

然而没走多远,宽阔的林间路就消失了,我们不得不沿着冰雪覆盖的溪流前进,常常要在冰上行走,真有如履薄冰的感觉。大家手脚并用攀登爬过一处处陡峭的山坡,神农架也给跋涉的辛劳以丰厚的回报。绕过一个小雪堆,每个人不约

而同地惊叫起来:一片美丽的冰柱展现在眼前,足足有两层楼高,它们身姿挺拔地矗立在这漫天白雪中,难道不是大自然的奇迹吗?

群主和高马的网友“剑胆琴心”精神抖擞地轮流在前面探路,伙伴们磕磕绊绊地一路前行。傍晚时分,天色尚亮,我们就扎营了。点燃了熊熊篝火,朋友们围坐在温暖的火堆边,看着跳跃的火花,天空中不知何时飘起了雪花,大片大片的雪花似蝴蝶、似柳絮,飘飘洒洒,接在手上,瞬间化作了虚无。凝视身边面孔映衬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,恍然若梦。

醒来已经是上午9点多了,大家才在群主不断催促中开拔,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在草甸上滑行。雪从云缝里飘落下来,大地一片银白,巍巍群山茫茫苍苍连成一片,整个神农架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惊险、刺激、唯美,这些词语都不足以形容此刻的滑雪之旅。更让人

惊喜的是下午还看到了黑山羊。在一个接近金猴岭的开阔草地上,我听到“咩咩”的叫声,不远处4只黑色的动物疾驰而过。群主说:“这是神农架独有的黑山羊,国家保护动物。”遗憾的是在茫茫飞雪中我没看清它们的模样,不知它们是否看清了我们这些“五彩缤纷”的“入侵者”?

下午3点左右,我们终于登上了神农顶。此刻的神农顶瑰丽异常,长长的冰须结在树枝上,像婀娜多姿的玉女临空而舞。白雪、冷杉、草甸、云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,令人叹为观止。我没有欢呼,也没有举起相机。我知道,再高级的相机都拍摄不出神农架玉洁冰清的美。

每个人都陶醉在神农顶绝美的景色中,但又不得不和它道别。大家沿着结冰的路往下走,毫不夸张地说,犹如坐着“滑梯”畅快地“飞翔”。我们与雪花共舞,在驴友们的欢声笑语中,恋恋不舍地下了山。